



2024

我们的故事

2024年的晚霞,在天空作最后的燃烧。在时间的灰烬里,还有多少记忆的微光,在我们的心头闪烁?这是民间的私人记忆,是每个人生命长廊里的拓片,把它们收集起来,那些平淡又琐碎的日常回忆便构成一部珍贵的民间历史。岁末,我们收集了几位作者的2024年个人记忆盘点,写作、读书、健身、陪伴,他们在各自的生活轨迹中,有收获,有感悟,有遗憾,也留下对新年的希冀与期盼。

“退役”的牙齿及一本文化之书

□雪樱

躺在医院诊室的躺椅上,主任医师在给我做开髓引流术,医用钻头打磨牙齿的“滋滋”声响直蹿脑门,一股隐秘而细微的锐痛扩散开来,在体内瞬间引爆,连同那些或深或浅的记忆浮现眼前。白色的墙壁恍若海浪喧哗,令我惴惴不安,不觉中泪水在心里凝结成一枚琥珀,那是时间的恩典。

没想到,我以这样的方式告别2024年。牙齿的暗疾已经拖了很久,拍片、诊断、出治疗方案,医生建议根管术后戴牙冠。回来后,我竟失眠了。暗疾隐晦如一座森严的城堡,塞满各种不耐烦,龋坏又裂开,简直是双重打击。沿着龋洞的方向,我眺望到童年的模糊印象:爷爷家橱柜上方的点心盒子,睡觉前枕头下藏匿的各类糖果,姑姑冬天加工的花生油桃酥和蜜三刀……甜食滋养欲望,无形中又埋下了祸端。

爷爷和父亲的牙都不好,后来镶有金牙,那明晃晃的金牙,一度成为我们家族的标记:嗜甜、爱吃,活得精致,暴露出南方人骨子里的倔强与韧性。如今我也到了“还账”的年龄——生命的脆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,且不会因为你已承受的疼痛而减半。无论采用何种手段修复断齿,都不可能还原“出厂”时的完美无瑕。所以,两种方案怎么选都是异曲同工的结局,人与残缺共存的循环往复。每一天都在悄然失去,每一天也都是无声告别,与过去的自己,与被遮蔽的疼痛,哪怕只是一颗“退役”的牙齿,也是我独一无二的一部分。

这一年,很多东西渐行渐远,唯独内心深处热爱与勇气愈发葳蕤。一部创作四年多的书稿终于出版,我却迟迟从中走不出来。这是一本致敬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和古代匠师的文化之书,涉及建筑、考古、宗教、美术等多个交叉学科,我从“门外汉”变成“剧中人”,整个过年期间都在埋头修改,其背后的艰辛付出不必多言。出版大半年后,我才想起来去做新书分享会,就是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响,以至于有朋友嗔怪“你太沉得住气了”。那个初冬的午后,薄薄阳光打在脸上,神思恍惚。我到会场时尚早,阴冷的寒气直往脖颈里钻,前排座位的中年男人起身过来,从半旧的帆布兜里掏出新书,让我签名。我左手执笔签名后,抬头问道:“您在哪里买的?”他回答完,双手接过书,说:“我先走了,还要赶下一场活动。”一个略显臃肿而安静的背影,让我有些许感动。

记得我的同学曾问道:“你写书、出书,卖不出去怎么办?”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,好像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悖论。但是,做完这场分享会后,我的心里着实有了答案:每本书都有它的使命,写完了就是大功告成,其他的一切随缘。

分享会提问环节,有位读者问:怎么才能写出好散文?我几乎脱口而出:“像给亲人写信那样写散文。”他喃喃地重复这句话,直说好。毫不遮掩地说,这本书是献给我的父亲。每当写不下去的时候,抑或遭遇外界质疑难以承受时,我的耳畔就响起他的一番话,好像他就在我的身边。一别四年,父亲离开的1609个日夜,我仿佛经历几个世纪那样漫长。然而,时间抻开不规则的褶皱,让我有机会慢下来回望与省思,活着的意义何在?这也有了另一番收获:文字是最好的纪念,书写本身也是挽留,因此,创作成为连接过去与

未来的桥梁。我希望作品比我的生命更长久,走得更远,我更希望用诚实而温暖的文字,于缥缈而虚无的世界中搭建一丛丛枝丫,站成一棵树的笔直与伟岸。风过树梢,鸟鸣如雨,那是远方亲人的隔空召唤。

这一年,很多事情学会放下,我不再过于追求完美。陪同母亲去医院就诊,隔壁诊室是心理门诊。其他诊室外面都设有连椅,唯独心理门诊外面没有,于是墙根处站满患者,除了着校服的学生群体,就是老年人居多。有个高中生引起了我的注意,他趴在走廊的地上玩纸飞机,嘴里小声嘟囔着,一会儿又猛地站起身来,让人有机会打量。他面孔白皙,眉眼俊俏,但是,两眼无神,目光涣散。陪同在身边的应该是他的母亲,他上前一把推开母亲,大声说:“我没病,我要回家!”母亲拍拍他的后背,转而蹲下身来与他一起玩纸飞机。

那一幕场景深深地触痛我的心。连续几个星期,我都遇见这对母子前来复诊。听病友说,那个孩子以前学习成绩很好,后来不知怎么患上重度精神分裂症,母亲放弃异地高薪工作陪他治疗,现在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健康快乐。那次在电梯里遇见,母子俩下楼取药,她热情打招呼,我笑着说:“一定会越来越好!”那位母亲使劲点点头,拍拍儿子的肩膀,以示加油鼓励。

实际上,陪同母亲看病的这一年,我也陷入低谷期,心情如同坐上过山车一般,定闹钟抢专家号的郁闷,等待检查结果焦灼,调药阶段的担惊受怕,一遍遍问诊的心力交瘁……每回走出医院大门,我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

母亲记性不好,每次就诊前,我都会找来便签本,把居家自测血压数值,开药名称,剂量等,手写在纸条上,以便及时准确地告知医生。一年下来,攒了蓬蓬松松的一摞小纸条,就像树上挂满叮叮当当的“心愿卡”,每一张都是爱的叮咛,连缀起来就是真实版的人世间。母亲不再慌张,尽管依旧抱怨花钱多,却比过去从容许多。陪母就诊的同时,我的灵魂也得到了某种治愈——人生如逆旅,“生老病死”四个字道尽生命本质,我们从呱呱坠地的刹那,就是向死而生的开始。无论是否承认,衰老与死亡始终相随,那些痛彻心扉的经历,不过是我们必修的课。很喜欢诗人谷川俊太郎,那位童心未泯的老先生,三十岁就写下“我把活着喜欢过了”的诗句,以“唯余感谢之情”走完92岁的一生,他的“喜欢”与“感谢”皆是圆满之境。我由此顿悟:当下即永恒,活过即完美,只有真真切切地爱过、哭过、拼搏过,才不留遗憾。

没有人喜欢告别,但是,聚散离合乃是人生常态。加长版的秋天走了,满地金黄是对秋天的眷恋,何尝不是用斑斓的色彩道一声“珍重,再见”?明年我就要迎来“四”字打头的年龄,一年又一年,生命用力镌刻的年轮,记录悲欣交集,见证生死交替,一一收集起来就是一部心灵断代史。它们用不着找地方发表,柳下听风,荷香在衣,湖中吹雪,就是深情吟诵,一字一句落在大地深处,幻化为绿色的种子。

时间啊,你慢慢走。新年到来前的躁动与不安,像只铁皮鼓锤击心灵,伴着悸动和感恩。当我们拱手祝福时,春天即将跨过门槛,拥入一室光亮。

(本文为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□李晓

我所在的城市,新城与老城共存。老城处处有包浆,适合缅怀,适合独行,适合细嚼慢咽;新城处处有美景,适合消费,适合聚会,适合大快朵颐。这一年的很多日子,我漫步老街,这里适合安放我这颗时常怀旧、与现实有些格格不入的老灵魂。老街上居住着我的老母亲,那是端坐在我的血脉上的人。

这一年,时间的利刃,也划过我的心壁。夏天的一个早晨,母亲去老街赶集,她先去买了大米回家,想着稀饭拌咸菜味道不错,于是又出门去买咸菜。回家的路上,一个莽撞的司机从后面把她撞倒在地。在医院里,母亲撕心裂肺地痛苦叫喊,声声刀割我心。我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呻吟的母亲,躲到办公室里翻看闲书转移注意力。后来护工告诉我,母亲有半夜骂人,骂的是:“老头子,你还不放过我啊,你是不是要我过来还给你做饭!”母亲骂的老头,是我那离开尘世三年的父亲。母亲出院以后,有一天我看见她擦拭着父亲的遗像,口里喃喃道:“老头,我错怪你了,对不起嘛。”

这一年的一个春日,细雨如蚕丝,我与妻子去祭奠去世一年的岳母。妻子抚摸着冰凉墓碑上岳母的遗像,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感觉岳母在笑盈盈地打量着我。想起那一年,这个刚满50岁的母亲把城里女儿交给我这个小镇青年,她说:“拜托了啊,我把女儿放心交给你,你可不要欺负她。”回想30年的婚姻生活,生活如一团布,其实大多只裁剪成很小的一段来缝制快乐欢喜,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当作擦洗生活污垢的抹布了。一个家的灯火下,有温柔缱绻,也有难受心情堆积,意气行事,但我明白,此生,我们的命运已缝制在一起了,那就好好保暖,一起抵挡尘世风寒吧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有朗朗光照,也有灰色情绪毒素一般蔓延侵蚀着身体。我度过时间的方式,安放慌乱心情的方式,是一个人到城后山上,站在山顶俯瞰城市,浮想平时自己在大街上、在房子里的状态,真乃天地间一蝼蚁,所有的尘世悲欣,不是自己都已过来了吗?这样一想,顿觉豁然通泰。还有那些徒步深山

清理朋友圈,去拥抱一棵树

老林的时间,山里的树木有着浩大气场,内心被漫山深绿浸透,人在冥想中活成了植物的神态。这一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当拖着沉重肉身与灵魂苦苦跋涉之时,我就想去抱住一棵大树。树干里,汁液奔涌;树冠上,明媚天光如瀑倾泻。在对一棵树的拥抱里,我得到了滋养灌溉,感觉生命萌发出青翠嫩芽。大地之上,树木赐予人类恩典,正如德国诗人和哲学家赫尔曼·黑塞所说,树是人类的庇护所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我清理删除了不少微信,感觉这些朋友圈的动态已经干扰了我的生活。不知是谁说过一句话,不要在朋友圈的动态里去窥探别人的一生,并融入自己的生活。有不少酒桌上激情添加为好友的人,过了几天早忘了是谁,这样的朋友圈社交挤压着心房空间,甚至让心灵失去了轻盈度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还有那些渐渐消失于灯火阑珊中的人,他们不再参与我的生活,影响我的心情。在一个短视频里,看到一位前央视女主持人语重心长地说,人这一辈子啊,你得对自己与他人有一个清醒的认知,智慧的认知,这样,你对万事万物就轻松释然了。想起当年这位大众女神主持一档火爆的综艺节目时,我才20多岁,可以一气儿爬上山顶,可以一连做50个俯卧撑,而今做不到了,但我已与岁月达成了松弛心情中的和解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我没有远行到离故城市300公里以外的地方。想起河南安阳64岁的“麦子阿姨”今年秋天说过一句话:种完麦子,就去南方。我禁不住心池荡漾,心生向往。我那患脑梗以后困顿于轮椅上的幺叔,有一天对我说:“侄儿啊,我想去一趟阿勒泰。”我弯腰,轻轻地拥抱了一下瘦骨嶙峋的幺叔。

这一年的时间里,我为故城市的报纸副刊写着专栏文章,编辑对我说,你就尽情尽兴地表达吧。我基本做到了,不过,有时也感觉,弱水三千,我只取一瓢饮。在生活的汪洋里,我只是一个小游鱼。

这些,算是我对2024年这一年的时间的一点交代吧。

(本文为作者为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